

冬日之味

■松三

冬至一早，母亲就忙活起来了。

落了雨，院子外的青山雾蒙蒙的，似乎一切都未醒来。山中游玩的草白一夜没睡好，她说来到冬至的这一夜好长，醒来好几次，看着朦胧的窗外，有种冗长平静的寂寞。

这样的天气会被朦胧包裹，比如早早开始忙碌的母亲，被灶台上升起袅袅烟雾包裹。

她在烟雾中叮嘱我把香支数好。门神三支、土地庙六支，其余一人三支。有多少人呢？祖父祖母、曾祖父曾祖母、高祖父高祖母，还有祖父那七岁就夭折的小弟，墓碑就是一块砖。二伯和父亲说，年纪大了，有些年份实在久的墓，无神去了。我们把懒得做什么事称为“无神”，大意是不费那份神了。

很小的时候，常分不清清明与冬至，因为这两个时节都要祭祖，祭祖的食物都是整刀的白肉，或整只鸡，用清水煮熟了，再蒸几只，一一放进菜篮子里。再搁进橘子、饼干，有时候还有瓜子、花生、卤鸡爪……伯母凤凰总是念叨，我们吃什么，祖宗就吃什么。

糯米也是清明糯米。江南的点心，掺入艾草形成碧色，却又那么软，被母亲用萝卜丝、豆腐丁的馅儿撑满了，变成一只只圆滚滚的半球。家中今年的糯米尤其“胖”，母亲得意，那是她特地地下了一大块肉，将肉切丁做油炒萝卜丝豆腐丁，是油水很足的馅儿。糯米一蒸，油水从馅儿渗出糯米皮，碧色糯米皮油光发亮。

从门神开始。先点三支香，香气起来时，才是冬至的味道。一种香，说不清用的是什么，随着祭祖的人越来越多，天空飘荡起香火夹杂的独特味道。天晴时是干燥的香，落雨时是潮湿的香，有一种浓烈，只是平常都被封存存在记忆里，只在每年清明或冬至被引逗而出。

伯母凤凰还记得祖父吃甜的嗜好，每次会特意放一只甜粽。少量的甜粽，用的红豆沙，或黑芝麻。也放一两只菜粽，是十里八乡都用同样的萝卜丝馅儿。

萝卜丝馅儿的粽，几百年了。长大后，在他地吃到不同馅儿的粽感到很新奇，腌菜的、冬笋的，很少有萝卜丝馅儿的。粽的形状也多样，像我们这样肥圆的，不多，大多是半月形的，像是大饺子。也有白的粽，衢州的酱

粽。桐庐的白色米粽，一座小山，山顶浑圆，是米带的山落满了雪，是最好看的白色的粽。

现在想想，冬日山中最多的便是大白萝卜。大白萝卜不怕冷，半截雪白身子探出地面。萝卜过了霜，褪去涩味变甜，除了用来做粽，母亲常用萝卜块炖牛排骨。

这片土地上逝去的人，也在清明、冬至做萝卜丝馅儿的粽，一致的口味，无非辣度有别——当一片土地维持着似乎永恒的秩序，生死的区别变得不大。

香点燃了，才能烧纸，少量的竹烧纸，大量的锡箔纸。

火苗舔舐之处，纸张收缩卷曲，迅速燃为黑色，少量灰烬飞升。伯母总说，这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人在表达欢快，因为子孙满堂，越过高山来与他过节。

那位七岁的小爷爷，今年不再去拜见了。二伯说，小孩子，脚程快，让他自己去找吃的。

他的年龄止于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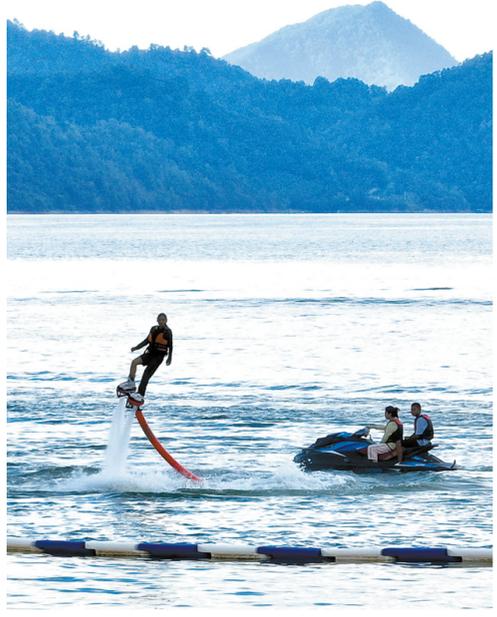
他还在吗？那只有这一块砖头的墓碑就在一条山路的里侧，掩映在葱茏的蕨类之下。如果不是村庄的人走

过，一定以为那只是一块遗落得恰到好处的砖。如独木桥宽的小径，山人来回，裤脚擦到擦到是难免的，但也不觉得有什么。每年初夏，母亲上山采茶时，累了就会靠在别人清凉的墓碑上睡一觉。

小辈点香火，父亲与二伯举着柴刀清理墓地四周。散落在群山之间的祖辈，墓地是他们的屋子，院落、瓦背、屋后都长满了草。两种草最多，低矮的蕨与高大的芒。曾祖父那一辈往前三代的墓都古老而原始，用卵石堆叠成“浅色门面”，在绿意丛生的山中尤其显眼。碑也没有，是因为买不起。人散进历史，那个年代山中只有更贫穷。

也有有碑的墓，字迹被经久的苔一层一层叠上，雨水如浓胶将苔的痕迹裹进碑体。只隐约透出花朵的线条。似乎是莲。有几座这样的墓，分不清是祖上哪一代，大多逝世于清。清代的墓，同样用卵石围出好大的圆形院落，但他的晚辈们，早在他的屋顶种满了树——杨梅、柚子、野梨、棕榈。

父亲说，古时的墓碑好看，碑是手打的，字是手刻的。他和二伯一边在前面开路，一边试图寻找他们百年之后的安身之处。二伯对父亲选的竹林深处很不满意，他说不用多少年，竹子就会从地底下钻出，一戳戳破他的“屋子”。



游客在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体验水上项目。
新华社发

■黄浪

新年的格调如画卷徐徐展开，暖心的祝福也纷至沓来。不必为新年祝福语冥思苦想，因为我们生活的这片大地，本身就自带祥和寓意。那些大城小镇、山岭河流孕育出来的地名，总是充满着深深的祝愿。

自然环境是我们得以生存的根基，人们常以“山河无恙”表达对生活环境的更好期盼。长三角地区临海抱湖，跨江逾淮，诸多市县名饱含着对江河湖海环境的祝愿，如淮安、海安、江宁、定海、宁海、海宁、睢宁等都是如此。

新年里，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愿必不可少，长三角很多地名都可以直接用来表述“国泰民安”的美意。据崇祯《泰顺县志》，浙江泰顺得名于“取国泰而人心效顺也”，这一县名寄托着对天下太平、百姓安居的深切期许，把它写入对时代的祝福中再合适不过了。类似的情况在浙江地名中很常见，如瑞安有“祥瑞平安”之义，安吉可表达“安定吉祥”的意思，长兴自然是“长久兴旺”，其他如新昌、遂昌、永嘉、淳安、磐安等地名都有着相似的寓意。江苏的泰州、泰兴、阜宁、宜兴以及安徽的安庆、来安、宁国、怀宁等市县名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我们发现，长三角市县名虽然多有祝福寓意，但总体比较书面化，有时还需要解释一下，如“安庆”需要阐释为“平安吉庆”。但有的地名能非常直白地用在口语祝福上，比如“太平”一名就比“安庆”更为直接。有趣的是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历史上均存在“太平县”，“太平”一词是祝福语中的常见词，后因为重名原因，江苏太平县改名为扬中县，浙江太平县更名为温岭

■查峥

我的这个姓比较少见。碰到不少喜欢金庸小说的朋友，知道他的真名叫查良镛，就会问我，你们是不是亲戚？确实我们同为海宁查氏家族成员，这是可以从《海宁查氏》宗谱查到的。

海宁查氏始祖为查瑜（又名均宝）。从元末明初因避战乱从徽州婺源迁至浙江海宁袁花镇，迄今已经650多年了。在明清时期，就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望族，家族中名人辈出，各领风骚。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查约、查昇、查慎行、查继佐、查人伟、查良钊、查良镛、查良铮（穆旦）、查济民、查良镛（金庸）等。

海宁查氏从第七世起就为后世定了“字辈”，一共是32个字，从7世到38世。分别是“秉、志、允、大、继、嗣、克、昌、奕、世、有、人、济、美、忠、良、传、家、孝、友、华、国、文、章、宗、英、绍、起、祖、德、载、光”。后代可以从“字辈”中查到家族中的人与自己的辈分关系。金庸是海宁查氏第二十二世，“良”字辈，我是第二十一世“忠”字辈。也就是说，他年龄比我大，但是辈分比我小一辈。我是他的“族叔”辈，这就是我和金庸的关系，也是家谱的作用之一。

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有家谱。其实我家的家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。按照惯例，每过二十年左右，家族里就会有人出钱续修。不过，我家家谱从清宣统元年修订以后，一直到2004年都没有人再修订过。2004年，由族人、香港爱国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出资，海宁博物馆陈伯良、吴德健主编重修的《海宁查氏》家谱，于2006年完成。当时因为老

县。安徽太平县则因发展旅游业而取名黄山区。太平县不存在了，但“太平”地名依旧保存了下来。江苏扬中岛的主体部分就叫作太平洲。安徽黄山区不仅有太平湖，还有太平湖镇，而浙江温岭的城区叫作太平街道，把历经数百年的“太平”地名继续传承。此外，苏州阳澄湖之畔也有一个太平街道。

乡镇街道地名的祝福属性更直白，“太平”便是典型。此外还有“幸福”“和睦”“常乐”“逍遥”“同乐”“永安”等等。在南通幸福街道，处处可见“幸福”地名，这里有幸福公园、幸福工业园、幸福小学、幸福人家小区、轨道交通幸福站、幸福大道……杭州和睦街道也少不了和睦公园、和睦小学、和睦新村等等。

在新年祝福中，除了笼统地祝愿对方平安幸福，很多时候我们还会针对健康与财富进行专门祝福，常见的祝福语有“身体健康”“生意兴隆”“财源滚滚”等。长三角也有相关地名与之对应：浙江永康市、安徽寿县与安徽定远永康镇的地名可用来表达对身体健康的祝愿。江苏扬州中兴隆街道、如东丰利镇、东台富安镇、大丰万盈镇的地名则又侧重了财富方面的祝福。

街巷、道路、桥梁、居民点等生活气息浓郁之处的地名，“平安”“吉祥”“健康”字眼更是处处可见。甚至山川湖岛的称谓里也自带祝福属性：富贵山、莫愁湖、如意湖、兴隆沙、太平河、永乐河……这些来自不同地形地貌的命名，本就是大地写给人类的祝福诗行。

新年的阳光照亮长三角的大地，岁月“永嘉”，心情“常乐”，“和睦”弥漫家门，“兴隆”铺满街巷，在“太平”的时日子里，共赴“幸福”的春天。

家没有亲人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等知道后找到吴先生，他说书已经出版了。类似我们这种情况，只能用增补的方法，再出一本增订本来弥补。经商议，2008年由我出资再出版第六卷（增补卷）。所以现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和金山博物馆的《海宁查氏》家谱六卷本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
其实在中国民间历史长河中，家谱是很多家族的传家宝，世代相传。它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从哪里来，是整个家族繁衍发展的真实记载，也是社会历史发展文字记载的一部分。有家才有国，中国人以前都是这样认为的，就是所谓的“家国情怀”。

人的死亡其实有两次：一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，就是当一个人停止呼吸，结束了所有生命体征以后，医生宣布死亡。但是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真正死亡。他还活在一部分人的记忆和心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当世界上最后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不在世，这个人的第二次死亡就来临了。这个世上就没人知道这个人曾经来过，“人生一世草木一秋”，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死亡，即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。但是如果他有家谱，这个第二次死亡时间可以无限期延长，后人会慎终追远，归宗溯祖。祖祖辈辈，总有根源，开枝再茂，根归一处。家谱会把这个人的人生告诉他的子孙后代。

当然家谱所传承的不仅仅是这点，它有着更深层次的家族和社会历史文化意义。一本家谱就是缩小版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具体文字记载。

给太阳点颜色看看



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有种植萝卜的传统。初冬，泗洪县金锁镇沈庄社区农民在晾晒萝卜干。

新华社发

■江红波

周末，陪几个朋友去我的山里老家，看冬日的风景。

午饭后，一群人顺着沿河的村道，随意走走。冬日的山村，暖阳的光芒很热情，愉悦着每个人。路边的毛柴垛上，摊开的竹匾里，晾着条状、片状的萝卜，应该晒了有两天，外表水分蒸发，有点儿毛糙，里面似乎还涌动着细微的水声。等到再焉一点，揉搓后，拌上辣椒粉、食盐做萝卜干，是冬日餐桌上最爽口的下饭菜。

前行几步，七八个红白相间的山芋，散在墙角的水盆边。朋友的小孙女走过去，抱起个大山芋，好可爱的一幅场景，几个人忙举起手机拍几张照片。主人刚好从厨房里出来，看着我：“你叫什么波吧，小朋友喜欢山芋不？送你啦，拿回家去吃。”山里人热情大方，山芋是自家地里的，路人看中了只管说一声就行。我在边上笑笑：“是哦，我叫江红波，外球抗的。”他笑了：“晓得得，俺也认识你。”我回家次数不多，长草能叫出名字，我心里快乐。

我蹲下问：“要不要带回去给奶奶煮？”年轻的奶奶婉谢了：“好孩子好玩，拍个照就行。”他家门口的屋檐下，倒挂着用来做腌菜的细长青菜。白色的菜杆，绿色的菜叶，晒了有些时日。菜杆起了皱纹，叶子失去了水分，都有点儿干瘪。路外的水泥地上，近处是一寸多长的山芋丝，晒得干瘪，两头翘起来，饱满方方的晒场。稍远处，是黑色的油茶籽，粒粒饱满，你挤我挨的，发着暗光。



“冬晒”时节，村民用竹匾晾晒收获的白菜、萝卜、南瓜等农产品。

视觉中国

子”，一缕一缕，一团一团。边上的竹匾里，是通红的朝天椒。农村里哪里会晒胡萝卜丝？晒茄子片、晒干豇豆是常有的，胡萝卜是外来的物种，怎么可能？她们应该是张冠李戴了。我走近看了一下：“这是南瓜丝。”

屋主看我们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，就走了过来：“是南瓜丝，今年南瓜种得多，就切成丝晒干，开春用腌菜一起炒，味道很好的。”老南瓜剖开，那红色的肉，非常喜人。我记得以

前都是切成一圈一圈的长条，如一条盘旋的长蛇，缠绕在竹竿上。没想到这家别出心裁，切成丝来晒。这对异乡人而言，不抓一把来闻闻，还真不知道。

“这野菊花真不错，金黄金黄的。”走在前面的人又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喜。“你村里晒的各种东西，白色、绿色、黄色、红色、黑色，色彩斑斓啊。”山村的初冬，原本就是这样，人吃的，猪吃的，趁着天气好，赶

紧晒，秋收冬藏，不晒怎么行。这场景，看着还真温馨。

同行的老吴笑道：“这冬晒的内容真丰富，你们村是不是不给太阳点颜色看看，它就不会如此的灿烂？”真是一语中的，不给太阳点颜色看看，上天又怎么知道山村的冬天，是怎样的富足与美好呢？

我想，给太阳看的，不仅仅是颜色，更应该是村民劳作的收获与自给自足的惬意吧。

藏在大地祝福

我与金庸